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漁野類稿卷二

詳校官庶吉士

臣 瑚圖禮

主事

臣

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

臣 李光緒

謄錄監生

臣 陳

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四

提要

漁墅類稿八卷

別集類三

宋

臣等謹案漁墅類稿八卷宋陳元晉撰元晉

宋史無傳惟江西通志載其字明父崇仁人
登嘉定四年進士初授雩都尉遷知福州融
州累官邕管安撫使嘗建漁墅書院因以名
集然考趙汴東山存稿有虞集行狀稱集之

祖解組過臨川寓公陳元晉之夫人為其女弟因迎以歸則元晉亦蜀人僑居崇仁通志尚考之未詳也焦竑經籍志載有元晉漁墅類稿十卷諸家悉不著錄今檢永樂大典中尚存雜文八十餘首各體詩一百一十餘首謹以類編緝釐為八卷江西志稱元晉嗜學好義為德于鄉人者甚多歷官所至俱著政績今觀集中如乞差甲首催科劄子則極論當

時賦役之弊上曾知院書則力陳上流防江
之策且謂天下非事功難立之為憂而人心
不睦之可畏又謂邊遽戒嚴則號召郡國不
教之卒坐糜粟于長江以南謂之防江警報
遠則散遣解弛又復置之度外自開禧以
來同一痼病其于南宋廢弛聚訟之象指陳
痛切可謂深中膏肓又上魏了翁啟有云善
類之勢不振付之乍佞乍賢正論之脉僅存

聽其自鳴自息以奔趨為捷徑以軟熟為圓
機習成脂韋病入骨髓皆憤世嫉俗之言則
知其生平必以伉直不諧于時者讀其遺文
猶可以見其人也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
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漁野類稿卷一

宋 陳元晉 撰

劄子

乞差甲首催科劄子

臣竊觀江西差役之弊中產之家以戶長破家者相踵
蓋里正號為大役而易戶長號為小役而難名大而實
易則以盜賊煙火之事不常有名小而實難則以催科
督迫之擾頃刻不得免也易者任之大家難者任之中

產甚者狹鄉之中有不贏百錢之稅而應充者有不滿
兩三年而再及者其人丁少則耕殖荒于犇命之勤其
氣勢輕則追呼不能以令豪強之族展限代輸費用亡
藝比較咎篋怨嗟流聞蓋執役既畢其資產亦與之俱
罄矣不急掇之更十數年水消火燎豈復有可全之下
戶哉臣愚嘗思所以掇之之術惟曩者浙東提舉袁說
友已行之策有當推行于江之西者其法攢聚一鄉之稅
數上者二十戶下者三十戶隨輸送之相等居止之附

近以類相從各為一籍分為甲首責以拘催若其本名合輸之數如限納足則從甲而乙遞相授受至籍尾而止其承籍之家惟恐舍去之不亟則必以時輸納故期限易了而胥吏無所誅求賦租易集而官府免于比較無爭役之訟無執役之擾官民兩便未有易此臣愚欲望睿慈降付都省參詳行下江西提舉司照臣所請施行若其委蛇曲折窒民姦求民便者俾之從長劑量第向來浙東不無小弊則以逃亡死絕產去稅存之戶無

所追索官司不為從實銷豁一例籍之人不免代輸胥吏常以此為邀賂之地合委監司檢察若有此等許令越訴官吏並以違制論懲一足以戒百矣是法苟行一道中產之民得以生長如天之仁實非小惠

乞換雩都武尉劄子

縣之有尉與令等故初授而銓量終更而批書視丞簿為加詳蓋一縣獄訟之大者爭訟則有定驗盜賊則有追捕殺傷則有檢證皆倚辦于尉惟是贛之諸邑訟事

尤繁故尉之職尤不容以輕授其間十縣有二員並置
文尉者贛縣瑞金會昌是也有一文一武者寧都興國
是也獨員文尉者石城信豐龍南安遠是也雩都號壯
縣民頑地廣爭訟盜賊殺傷之事視他邑數倍乃獨置
一尉又以注右選之士近攷數任來尉雩都者多出於
軍班之內與武人之門蔭徃徃于遠方民情利病全不
諳曉一切受成吏手謹書紙尾而已甚者不識姓字託
書判于他人唯知恃麗豪以虐使其下肆掊擾以求厭

其欲邑之滯訟不得而決逋寇不得而獲寃獄不得而直往往繇此欲乞瘡慈將雩都縣尉窠缺檢照守臣費埏所請撫州樂安縣體例改作員缺注授選人却于見任縣尉某人改本等差遣庶幾邑尉得一文臣協贊邑事獄訟不至失平實為荒遠之幸

代奏事劄子

臣一違軒陛兩玷麾符積媿素餐淺聞報効蒙恩奏事再覲清光日夜以思惟當罄竭千一之愚庶幾補報涓

埃之末敢冒昧以所聞為陛下言之臣聞人心者事功之地也故天下非事功難立之為憂而人心不睦之為可畏苟其睦也雖艱難多事之際而無小無大氣勢聯合自無支吾不及之患否則雖處安平無事之際而或前或却意向乖張已有齟齬難安之形周盛時有昆夷獫狁之侵而恃以為攘却之本者今天保以上之詩是也夷攷其詩乃皆詠寫其君臣和樂之情而曾不及兵戎守備之事蓋情意之浹洽血脈之流通則始之圖揆

終之酬酢内外上下如手足心膂之運不相期而相應
顧何事之不可為哉故晉不失備而加以睦識者知其能
以國霸夫差善用其民子西不以為患而惟患二三子
之不相睦天下猶一家也亦安有一家之內人自為謀
心各有主彼此之不相能而能禦隣里之窺覷杜盜賊
之侵凌者耶夫議論一于上而後下之所視以趨向者
定心力協于內而後外之所以捍禦者堅竊迹近事任
事論事意見病于背馳謀國憂國言論幾于乖刺主戰

者難合于和而在邊者勿諧于庭是未可以言睦也趨
向何由而定哉制閫與餉司之意異而進退觀望之莫
決列將視中權之令輕而號召調發之不行前邀後擊
之不相援而城自為守大軍民兵之兩相忌而人自為
戰是不可以言睦也捍禦何由而堅哉夫人心不能以
兩用不用之公則用之私始于議論之不一而終于黨
與之角立始于心力之不協而終于釁隙之橫生則如
師曠所謂不心競而力爭私欲侈而公議廢矣雖陛下

竭宵衣旰食之勤是自為焦勞而已大臣勵鞠躬盡瘁之操是自為勉強而已非所以服姦雄之心也非所以聳遐荒之聽也事功悠悠亦復奚怪急解而更張之猶有及乎臣愚區區竊謂謀論異同翕受無間而折衷以是非之公則議論不患其不一託重間寄情實必孚而警厲以賞罰之公則心力不患其不協使上下之心一主于公求以相濟而不求以相勝庶幾可以言睦而應敵之方可得而議矣家國一體也公私一理也未有國

之不安而能有其家者也亦未有公之不濟而能保其私者也呂範言于孫策曰今日之事譬如涉海一事不勞俱受其敗此所以為範計非但將軍也今之充滿于班行奔走于邊圉者誰獨無呂範之心哉亦在陛下與二三大臣意氣之所感動而已是豈以不睦為患哉惟陛下畱意

代奏劄

臣聞先朝范鎮之言曰欲備契丹莫若寬河東河北之

民備靈夏莫若寬關陝之民備雲南莫若寬湖嶺川峽
之民備四海莫若寬天下之民鎮之此言蓋至和間所
奏請也是時中國之勢全安而無隙西北之國帖息而
聽命而鎮首以寬民力為言蓋護養元氣于四支強壯
之日是則忠臣醫國之至計也矧夫外之酬應方艱而
內之敗缺不掩使非有以養其氣力之渾厚結其心志
之忠愛其何以杜窺覷而銷間隙支緩急而應事變哉
人之常情逐其利而不暇計其害故貪利于邊陲者多

失備于姦宄蓋盧循之事是已有所泄則有所忘故備重于西北者多兆變于東南蓋黃巢之事是已故聖人當多事之際非能事事而逆為之備也亦恃其有以得斯民之心而已非能人人而有所予也亦惟有以寬斯民之力而已其力既紓則其心有所繫矣其心有所繫則其所以為備者至矣自昔竭民之力失民之心其蠹有二曰盜臣曰聚斂之臣盜臣志于奉已聚斂之臣志于奉國奉國者非奉已之比然為根本之害則一仰惟

陛下仁心發于天性仁聞孚于寰海視匹夫之失所如一已之隱憂戎兵跳梁兵以應動臣知聖心益有甚不得已焉者收輯流散撫摩瘡痍恩詔丁寧德意劬密寬三邊之民為三邊之備者亦既闕聖慮矣然臣觀內而郡邑之間歲事薦豐穀價甚賤而田野焦然愁恨歎息猶聞于耳大義感動人宜奮發而羽檄一聞駢首聚議若旦夕感之于無聊賴者此其故何耶安平無事取極鎚軍興旁緣更求趣辦諸州椿積稍歸于上有所支

遣必以不足病其民和糴頻年民無餘粟一或緩急其
何恃以為之備開姦人告訐之門而科罰錯出幸富家
累誤之失而佔籍株連弓兵絡繹于郊原計臣恣橫于
井邑求為辦事無復惠心甚至取苗斛概量之贏覈田
畝隱占之數常賦足而復輸號曰備助軍須名曰和買
其實科抑或以奉國而取能名或以奉已而厭私欲借
使博施濟衆之心日勤于上而下之奉令承教者不滿
人意如此欲天下之寬難矣夫斯民尊君親上之誠常

生于養生無憾之際使其迫感不自安則無聊之心生矣後繭絲而先保障則沈竈產龜而民無叛志不然間架陌錢之除姦人將得以藉口海內又安固未必遽有是事識者慮微要不可謂無是理使鎮生此時其不為之寒心耶臣愚欲望陛下濟發德音明戒郡縣繼自今日凡旁緣之苛斂與虐取之巧名一切掊克之說禁勿復行又申嚴賊吏之法俾無得借公以濟其私庶幾仁意流行人心固結導迎善氣消遏亂原皆自此始實非

小補惟陛下裁察幸甚

表

賀皇帝表

天意右仁克相慈闈之壽聖心廣孝於昭寶冊之徽朝
野歡呼神人闔懌恭惟皇帝陛下家邦勤儉宮廟肅雍
盡人倫之常邁夔夔之虞舜全天性之樂配翼翼之周
文欽承長樂之懽祇奉昕庭之冊起敬起愛美欲報以
奚彈得壽得名慶用垂于罔極臣心存戀闕迹阻班庭

揚偉績而鋪閣休擬請封于東岱綏眉壽而介繁祉知
永燕于西崑

賀皇太后表二首

位正中闈誕敷顯冊尊居慈極昭嗣徽音凡圉載持惟
時歡忭恭惟皇太后陛下宅心淵靜秉德齊莊大明行
黃道之天功高佑辟內治本青蒲之地憂切進賢嘉相
閔之鍾飭儷宸居而作配貽謀有永受福無疆臣欣覩
鴻儀莫陪虎拜介以繁祉但揚壽母之休祝之多男願

衍文孫之慶

六月徂征誕揚我武三城遄復不失故疆喜溢兩宮歡
騰四表恭惟皇太后陛下功齊太極德並坤元怡怡愉
愉子孝極親歡之盡雖雖肅肅家齊卜天下之平奏此
膚公福于王母某隃驅牡轡阻遙駕行頌天子之萬年
欣際平淮之運奉太后于億載願膚長樂之詩

賀皇太后加上尊號表

長樂頤神有開燕喜昕庭晉冊增衍鴻名八表均歡六

宮溢喜恭惟皇太后陛下補天功大配地德深物仰廣
生顯仁心之持載年登希有侈富履之康寧方續迓于
湛祺爰推崇于熙號奉觴稱慶龍章聯綸翟之輝鏤玉
傳徽虹氣繁盤螭之飾誕揚盛典允屬明時臣逖阻觀
風莫陪展采既多受祉敢揚文母之休於萬斯年請上
堯封之祝

賀皇帝冊后表

風自火出示端本于家人月並日明表儷尊于宸極宗

祧有慶寓縣均歡竊稽古之盛時有思齊之具美任氏
妣氏全母慈婦順之規周南召南成家齊國治之效掩
五三而獨出幸千一之親逢恭惟皇帝陛下盛德巍巍
小心翼翼問安侍膳躬行曾閔之難養志承顏思得塗
草之助恪遵慈訓式嗣徽音播顯冊于明廷下孚民聽
奉壽卮于長樂上格親歡綿延百世之休根本四方之
化臣服勤馳隰阻迹班庭刑于妻而御家邦願宣美教
隆爾士而從孫子擬頌鴻禧

賀皇后受冊表

位正坤儀有衍長秋之慶庭揚渙號聿新諸夏之瞻朝
野均歡宮闈底豫恭惟皇后殿下祥鍾沙麓德邁河洲
夙夜相成綽著賢妃之譽寤寐思服允符淑女之求知
家道之攸宜底親心之克順式涓穀旦丕稱椒塗祔室
禕褕相禮聿嚴于宗祀寢門筭總承顏永燕于慈闈某
蒙被光華遭逢休慶風天下而正夫婦但宣化于關雎
言后妃之多子孫請讀詩于螽斯

賀皇后上尊號表

中闡正位新翟蓋之來朝慈極承顏託鴻名之歸美宮
庭閭懌蓋壤洽和恭惟皇后殿下並日之明承天以順
相虞克孝上高嫺汭之風嗣任徽音仰率周京之範佐
璫旒而致養鏤寶冊以推尊彤管重光青蒲多喜某屬
將隆指欣覩崇儀請祝多男益介含飴之樂隃呼萬歲
永承佐餽之歡

賀誕皇孫表

君天下而謂之子仰承眷顧之休受帝祉而施于孫載
啓誕彌之慶事闕宗社喜動宮闈竊以綿三世蕃衍之
期開千齡希闊之會命分青蓋方茲盡侍膳之歡慶衍
綠車有以助含飴之樂于今親見自昔罕聞恭惟皇帝
陛下受命溥將躋民仁壽泰山勢定鞏鴻祚于無疆豐
水源深詒燕謀于有永對越三五之盛導迎千億之祥
某服在遐陬欣逢勝事本支百世願歌周雅之詩福祿
萬年敢上堯封之祝

賀皇后誕皇孫表

德懋長秋夙尊母道陽居大夏載毓孫枝宗祏安強宮
闈閭懌恭惟皇后殿下承天厚載嗣古徽音志輔皇圖
有助燕謀之永慶延朱邸式開熊夢之祥無疆惟休有
室大競某遠馳壯轡阻拜駕行呼嵩嶽者三隄想兩宮
之喜採周南之什請揚多子之詩

明堂慶成表二首

明堂九筵備成熙事皇極五福敷錫庶民天人和同華

夏閭懌恭惟皇帝陛下纂承令緒統輯羣元至治馨香
丕格神明之感太平持守於昭祖考之寧因萬寶之登
秋飭四圭之藏祀房心光動箕翼慶延某欣際上儀屬
縻遠使駿奔秉德阻陪執豆之恭虎拜揚休踰想奉卮
之盛

天臨重幄聲舉明禋日次大房迄成熙事穹垠賴慶溥
率均驪恭惟皇帝陛下克秉小心祇承丕緒成順致利
天人允極于和同持盈守成祖考式同於和樂懋積惟

馨之德庸將我享之誠對越三靈歛時百福某心馳右
个身繫左符在洛駿奔悵莫倍于周豆呼嵩鰲抃想交
奉于漢觴

鈐轄司賀壽表

十月聚東井之星祥開流渚萬年祝南山之壽聲震呼
嵩啓聖休期溥海善頌恭惟皇帝陛下至仁是寶無逸
為歲修德以來遠人四方其訓建極以成天慶九叙惟
歌哀時甚盛之休介以無疆之奠臣遠分郡紱猥總戎

鈐請壽聖人何假玉杯之刻乃心王室切懷金鑑之陳
瑞慶節提刑賀表

誕彌厥月日躔析木之津於萬斯年天啓猗蘭之慶千
秋紀節諸夏均驩恭惟皇帝陛下受命溥將治民祇懼
延洪周歷過成誦之卜年嘉靖殷邦遇高宗之享國既
多受祉其永無疆臣忭際虹流阻陪虎拜神人致喜隄
隨嵩嶽之呼瑞慶大來擬勒浯溪之頌

贛州賀表

十月建亥稱萬歲之玉卮衆星拱辰上千秋之金鑑乾
坤錫祉華夏均歡恭惟皇帝陛下嗣服無疆繼明久照
顯顯令德勤于邦儉于家翼翼小心雖在宮肅在廟昭
假穹崇之監茂迎平格之祥臣遠想虹流阻陪虎拜海
隅日出忻逢休運之亨嘉壽域天開願紀中興之瑞慶
謝轉官表

明刑將指退省無庸進律示褒驟蒙疏渥既寬謬責又
玷榮光臣惟賞不以勞其名為僭取非其分厥咎傷廉

矧方引疾以祈閑顧使罔功而受爵涉欺要利懼難解
于人言假寵及私恐亦累于國體固嫌方命焉敢匿情
伏地失言回天無力勿云一秩名器重于丘山乃至三
辭命令堅如金石拜恩難荷顧義終慚伏念臣初乏寸
長偶逃百謫俗安拙政率循朝廷條教之常盜息豐年
仰賴聖明威德之被如臣何力而賚以官茲益伏遇皇
帝陛下徧覆不殊容光必照視遐陬如戶庭之近于使
選以惟精借殊恩為原隰之華欲民庸之知厲故茲謏

薄有此超逾臣敢不祇服訓辭勉圖報效有功見知則
說敢憚周咨授閒乃分之宜終期得請

廣東經畧到任謝表

乘輶奏績畢爪戍以懷歸分閭疏榮捧芝函而增惕躡
寓圖書之直有華鏡吹之行地重望輕亟騰遜牘天高
聽邈竟闕俞音隄嶺旼章撫封問俗維今廣鎮宅牧南
郊內柔戎服之小侯外輯卉裳之諸國俗龐以獷吏雜
而饗蕃宣不可以非人選擇常重于他鎮如臣者稟資

拙鈍際世休明受國厚恩每念疲驚之自竭傳家有訓
粗知清白之不移違軒陛者五年玷江南之兩節盡心
折獄可裨欽恤之勤忤俗成仇浸覺愆尤之積踐更近
只幽默宜然驟蒙帥鉞之除孰誤宸旒之聽念先臣發
軔百年曷愜于去思而伯氏覆車衆目方覘于來効冒
當隆委彌震危衷茲益伏遇皇帝陛下徧覆不殊容光
必照謂臣馳驅之外固熟知田里愁恨之情察臣簡靜
無華或能集嶺海清夷之效俾承人之用課民庸臣敢

不祇命十行敬威咫尺簡節疎目庶幾氓庶之莫居自
葉流根敢謂京師之蒙潤少酬恩施即丐身閑

廣州謝賜歷日表

太歲在申定清臺之密課三日先甲賜方國之細書前
民用以布宣新海隅之視聽恭惟皇帝陛下膺堯歷數
察舜璣衡先天而天不違妙輔相裁成之道底日而日
不失示耕耘收斂之期誕告庶邦共循常憲臣恭承頒
朔奉職宅南雨足一犁當盡心於勸課日運百甓誓自

力於馳驅

南安知軍到任謝表

謏材佐牧媿治狀之無聞遠壘承流拜除書而過望隆
恩弗稱責重難勝伏念臣質窳弗張學卑莫抗少而涉
世妄事驅馳長乃服官負慚玩愒偶無傷于製錦因冒
寵于題輿百謫未盈兩年何補及瓜受代夢方繞于刀
頭剖竹分符命遄驅于嶺趾之官僅三舍而近需次無
一日之淹使自為謀殆無過此無能為役曷濟登茲財

既竭而源窮民久疲而習玩欲襦袴之自得且桴鼓之不鳴其在撫循若為稱塞茲益伏遇皇帝陛下明無私照仁不遐遺謂臣仕在鄰封必熟知其習尚察臣政無崖異庶相與以便安遂以撫摩責之庸朽臣敢不敬威咫尺報効毫分輯渤海犢佩之遺尚專靜理緩晉陽繭絲之取願布寬恩

欽定四庫全書

漁野類稿卷二

宋 陳元晉 撰

啟

上魏左史了翁啟

長安三月懷漫刺以誰從柱史一星燦寒芒之可敬曳
裾伊始銜袖謂何誠念狂瀾既倒之秋正有小草相依
之志心乎考德辭以見情竊惟人物議論之污隆寔繫
天下國家之理亂上無禮下無學識者懼賊民之興大

犯義小犯刑終然非有國之福試觀近歲甚可寒心前
輩浸以彫零後生無所則仰善類之勢不合付之乍佞
以乍賢正論之脈僅存聽其自鳴而自息以奔趨為捷
徑以軟熟為圓機諂笑咿嚶豈勝夏畦之病醉夢顛倒
無復夜氣之存習成脂韋病入骨髓設有變色動容之
警孰為仗節死誼之人憚林甫不一鳴何以責其抗祿
山之暴見董賢輒下拜終乃折而為新室之從長此安
窮誰歟特立少壯東方縉紳之氣方賴西州領袖之儒

恭惟國史左史學邃道充氣閑宇足古今貫穿孰量曾
中九雲夢之藏名德穹崇自是魁下三台星之望然且
晦才華而不有遺科級以若無尚友古人潛心大業會
同蜀洛上通洙泗之一源凌厲莊騷下掩淵雲之衆作
厥脩孔碩所立最高平生榮進之何心出處從容之以
道惟是衆人之皆醉幾于一國之若狂英俊並游或相
漸而改度名義至重不少貶以求榮抗危言于羣情嬉
玩之時効忠益于萬口唯阿之際雖捧土障江河之決

事有至難然高標凌霜雪之嚴人方共敬能令趙氏九鼎之重端在魏公一鑑之明高廟神靈天王明聖是應任天下之重庶幾回世道之趨如某者洛誦之孫冰氏之子雖它材之苦短徒此念之好脩人不堪其憂何敢改賤貧之素善者彊而附殆不勝饑渴之懷偶緣脫選調之階乃來作京華之客貴人不喜生語耿懷抱之誰論先生獨抱古心凜典刑之固在輒修向來一瓣香之敬或察下有千歲苓之情不介而前惟公斯可每伏高

文而晝誦夜夢見之儻令斯道之朝聞夕死可矣

上廣東何憲使啟

受部刺史之容幸及終於齊戍脩鄉先生之敬盍求附
於韓門方輕舟戒吳會之趨宜櫺劔肅海瀕之拜以辭
見意因謝有祈竊以漢人尊許劭之評推為清鑒唐士
得蘇公之顧輒號聞人蓋公莫公於鄉曲之推揚而重
莫重於監司之題品居下位不獲乎上何以取名有先
達者為之前宜其託重有如不肖獲事大賢哦松竹之

廳自媿三年之負泛芙蓉之幕每虞百謫之盈不圖英
蕩之來便假粉榆之蔭麻原第三谷認汝水之同流南
豐一瓣香許後山之為役幘幘蔚若梯接溫如猶記七
年之前曾遙仞牆之下諸從事之斂板獨出賞音一男
子之上書莫欺公聽遂令強弩之末偶及大刀之頭將
渡梅關歸誇梓里小人屬饜而已它復何由大鈞塊圯
無垠尤難自外蓋既託萬間之庇乃弗干一字之褒是
甘為匠石之棄材如親到寶山而束手時非不偶人謂

斯何蟠木無先容不自知其冒昧小草有遠志儻或辱
於收憐茲蓋伏遇某官筆挾風雷胷分涇渭貪吏解印
綬豐年銷螟蟻之災大刑用甲兵荒嶠靜猩鼯之嘯已
課澄清之最益躬吐握之勞誠知勦相於國家要在旁
招於俊乂崇成大厦固非一木之支宏濟巨川端自丞
徒之揖宜令弱植願累明敷鄉人善者好之當不辱西
江之派我客見有此否尚容陪東閣之觀

通交代黃縣丞啟

同寮異事曩均兄弟之情再轉為丞又締子孫之好方
期候問忽辱先施顧小人不敏以胡顏幸賢者鼎來而
欲舞恭惟某官蜚聲月旦濶步雲梯翔鳳騰蛟吐詞華
而有爛剗犀斷兕奏才刃以無前自題淡墨之名合快
飛黃之步栖遲東野不辭射鴨之寒盤礴南圖方鼓搏
鷁之勇未讀崔藍田廳壁之記更賦韓昌黎增江之詩
雙陸之勢無休九萬之程斯下某偶揚前批甚負哦松
不圖交事之榮乃得常寮之舊相視而笑重尋握手之

清談願疾其驅日候浮闕之紫氣

通史尚書啟

試縣令之冠獲游珂里望尚書之履行詣滄州以半生
切執御之懷迺一旦有登門之幸天涯作客方繞烏鵲
之枝湖上拜公願借龜魚之陰三熏起敬尺牘陳情恭
惟某官文章巨公禮樂先進名父子之濟美綠竹猗猗
難兄弟之齊芳棣華韡韡徧儀撫仕綽著英聲奉使典
州半天下經行之跡出藩入從大丈夫得志之為宜踐

樓臺鼎鼎之榮式慰簡冊墳簞之美而乃賓靈園於閒
館友狂客於四明笞鳳鞭鸞自適散仙之趣踞龜食蛤
方尋若士之期如安石之東山如溫公之西洛此其用
意高甚當於前輩求之煙際鳴榔良似孤舟之橫水日
邊有詔是須八柱之承天豈容袖手而旁觀正恐捉鼻
之不免某冰氏之子洛誦之孫虞卿窮而著書自分作
千年之計尹何愿而為邑固知無百里之材矧是奉川
大非曩日賦竭而斂益急焉取其餘籍去而賦亦逃莫

供所出虛額盡通於實數新輸不補於舊逋殆幾巧婦
之空廚難責癡兒之了事不量可笑汔濟謂何正懷折
腰為米之羞又坐開口言錢之迫冒然當此誰知憐之
有朋來遠方正願備老聃之役大厦庇天下矧近在鄭
公之鄉

見檢正余侍郎啟

海邦試令辱依節使之光京國抗塵願揖侍郎之貴輒
以畸涼之跡寫之耦儷之詞起敬三熏希恩一顧伏念

某身勤事左意廣才疎辱諸老之誤知偶七階之脫選
操刀製錦曾不為擇地之謀點鐵成金顧欲易奉川之
俗方追尤於失策迺有幸以受容過珂里而登龍門極
蒙與潔持庾節而驅牡轡正倚包荒事有當為請無不
獲惟是姦豪之恣肆加之板籍之散亡官府陵夷田閭
乾涸非力為之整頓將不可以支撐請命郡侯既蠲三
萬緡虛催之賦究心簿正遂革數十年走弄之姦宿蠹
稍清衆狙已怒自覺方心之難鑿不知強項之為非水

清遑卽於無魚市衆俄傳於有虎譽浮謗集罪大罰輕
幸逃不獲乎上之愆亦免得罪於民之咎妻其成錦甘
也如飴奪邑有名已分飯蔬而沒齒歸田無策未忘斗
米之折腰適虞南羣盜之嘯呼而江右諸司之舉辟自
詭王尊之勇皆嗤虞詡之衰手闢草萊眼空篋竹甫一
雷之成聚未數月而賦歸知何取嫉於諸公殆欲錮人
於聖世下惠三黜祇為直道之羞禹錫九年敢作大鈞
之問笑功名之昨夢負道德之初心搔首踟躕分兩髦

其已雪解衣盤礴休百念以俱冰倏逢天日之清明一
洗山林之悽愴有諧人者已為魑魅之投彼君子兮盡
作闕庭之集爭出犯嚴之口望公引類之心揚善推能
棄瑕使過時哉難得其如貧女之無媒仕乎為貧矧是
小人之有母必有能誦子虛之賦庶幾可上光範之書
舊時堂燕之重來正切捲簾之望明月林鳥之三匝幸
憐繞樹之情恭惟某官峻稟扶輿清儲沆瀣聰明精銳
淨冰雪而走雷霆翰墨詞章引星辰而決河漢頃當驪

共雜處之日獨堅夷齊不易之心人莫得而磷緇天亦
知其忠赤及更大政遄立要津彌縫造化之工迺續國
家之脈當江濤如此之際為烝徒楫之之思潤物之澤
無聲既優既渥推轂之言有味不進不休凡今傳羽翼
而飛誰不借齒牙之助小草有遠志肯令見棄於榛菅
蟠木無先容儻許兼收於櫟楠噓枯有待忍恥自鳴特
從容過閣之片言即邂逅沖霄之良便惟夫子知我官
豈以洵故冗耶使相國禮之士賢於隗者至矣

見鄭參政啟

肅拜魁躔尚記門牆之舊參陪樞極適逢鼎鼎之新輟
修燕雀賀厦之誠庸寓蟋蟀鳴秋之志三熏染牘一顧
希榮恭惟某官經德不回誠身有道唐虞致主執心期
於臯夔稷契之間孔孟為師尋統緒於周程朱張之後
議論粹乎大正出處炯其無瑕一去觚稜四分牙纛西
風庾公之塵起不受人污東海蕭傅之名高屢勤帝問
自簡主知之異少安天定之期偶乾清而坤夷慶泰來

而否往曾未解絃之幾日已頌名墮於九天盍歸乎來
庸正魁台之望何見之晚式寬霖雨之思暫居陽城諫
議之官畧吐宣公仁義之論政不足適人不足間首務
格非心欲先正身欲先修何難圖治此正古大臣之事
允當明天子之心亟命宗工晉參宥府有常立武方將
取亂以侮亡無競維人尤在折衝而強本若知彼不明
於知己恐所憂反重於所欣寔賴同心同德之臣亟合
羣策羣力之助收草茅之公論而用之邦國推槐棘之

和氣而散諸閭閻邦其永孚于休公有無窮之聞伏念
某才誠無似命寔不猶為斗米以折腰姑逕歸田之計
甘飯蔬而沒齒竟罹奪邑之愆回思強項之昨非宜有
吹毛之後禍正琴客負租之罪黠者癡之排大慈伐木
之謀醒而狂矣城狐側目市虎興訛諸公料丞相之嗔
欲錮之於聖世萬事付小兒之戲分安此以終身適當
路之興憐俾出山而致使時方患盜義敢顧私叱馭不
辭王尊乃勇盤根自詭虞詡何衰龍蛇驅而放之菹鴻

鴈飛而集于澤既成新邑莫掩宿愆顧指為病顙之駒
又彈及傷弓之鳥柳惠三黜祇為直道之羞禹錫九年
懶作大鈞之問時哉更化賢者聚朝連茹拔茅未能忘
小草之志析薪匪斧誰能為蟠木之容雅聞嚴徐之奮
飛多出崔李之交說非親非故儻矜強附善之情立已
立人是在一轉鈞之力敢蘄嘘拂俾遂驅馳天下官豈
以洵故冗耶食之升斗海內士賢於隗者至矣侈彼鼎
彘

通知潭州李參政啟

皇咨碩輔宅牧介藩泰階六符下委星沙之照元戎十
乘內通月殿之班樂只受容斐然奏記恭惟某官高明
而縝栗碩大而裕和望太白橫岷峨高眼一空於四海
暴秋陽濯江漢誠心對越於兩間早以西州領袖之英
立乎東方縉紳之表誕膺宁眷峻陟臺端剛方不懾於
雷霆清切徑躋於台斗殫朝夕論思之益非道不陳運
夙夜宥密之籌知微之顯出任保釐之寄入陪駿假之

聯柄本五兵勢隆九鼎文武萬邦之為憲精神千里之
折衝帝念三相實作十數連城之蔽時方多事暫煩二
三執政之行上流張待哺之頤內地剋醫瘡之肉公寤
私罄表弱中乾城復于隍當植久安之勢戎伏于莽盍
思不見之圖輟帷幄之重臣寬冕旒之遠顧畧沛傅巖
之雨亟開衡嶽之雲何回旋不足之疑見北垧無垠之
大有安社稷臣者固傳張紫巖開濟之心無以我公歸
兮定繼李忠定登庸之轍某單平末學孤陋餘生坐違

汗漫之期謾逐侏儒之飽自笑豚蹄所持之狹初無驥
足可展之長隨千羣棲柏之鳥記曾下南床之拜顧三
匝繞枝之鵲乃今諧東閣之規慚佐岳之非才倚如山
之大庇望幢牙之戾止折屐齒以欣如登元禮之門亦
願備采桷櫨之數題仲子之坐敢徒事山水泉石之
娛

通安樞帥啓

泰階六符正委星沙之照衡山千里將諧巖石之瞻喜

承大府約束之嚴僭布小夫竿牘之敬恭惟某官姿兼
將相名震要荒邦之桀兮邦之特兮聖之和者聖之任
者曩戎馬方虞於南牧嗟杜鵑不見於西川所守匪親
化為豺狼蕩無彝典無禮於君逐如鳥雀孰厲忠誠大
厦幾傾羣情並慄不借蚍蜉蟻子之援爰拯魚鳧蠶叢
之危悖於太陽掃欃槍而盡北汚彼流水回江漢以朝
東胡為考父之循牆猶屑召公之分陝天或者啟中興
之運公惠然帥上流之師失河北踰六十年難茹以漢

和我之恥領湖南凡二千里當印亡秦必楚之言風景
不殊江濤如此以時言之可矣如公非其人乎然貂蟬
之出兜鍪固當了掛旆天山之事第蟣虱之生介冑豈
應勞運籌帷幄之臣行端委於廟堂坐指麾於豪傑使
兩戒山河之復合將萬年宗社以長延如前輩之接引
後生以大賢而矜嘉不肖言提其耳實獲我心冒然此
來恃此無恐獻梅花之賦何敢干題品之私讀桂林之
書惟欲托涵容之度

通柴大監啟

榮分銅虎作鎮玉虹圖書分東壁之躔榮光下燭旌纛
指南虔之境仁氣先驅瞻言千騎之來諭贊雙麟之敬
恭惟某官力行正學獨抱古心論不詭於聖人師友孔
孟達可行於天下妾婦儀秦自其疑然於庠序之時已
知可以為社稷之器曩羣邪之醜正幾一國之皆狂士
操入室之戈公屹中流之柱逮解弦而更化乃束帶而
立朝義不苟同亟乘一障而去効已多試薦煩六轡之

驅再入脩門徧儀要路嘉謀告后無隱情惜已之風正
色在庭有強木折衝之助合晉陪於豹尾顧出守於虎
頭萬牛挽而首不回公固榮於勇退六鰲去而山為動
帝豈吝於留行意謂章貢二水之交令佩兵民二組之
寄風聲險健尚資長德之薰陶山谷翳荒暫借重名之
彈壓徒得居重毋俾民憂即歸排閭闔之雲豈久對崆
峒之日某勾朱冗役副墨謏聞臺府抗塵兩載偶逃於
百謫師儒並世片言勝讀於十年有幸受容滿祈與潔

望幢牙之戾止折屐齒以欣如敬脩向來一瓣香之誠
容致下有千歲苓之請短簿能令公喜雖無可効之長
才大守不可私干當厲相依之遠志

通慶元齊守啟

油幢蕩節夙瞻霄漢之躔墨綬銅章行隸塵埃之役束
身受教斂衽陳詞恭惟某官高明有融卓犖為傑操刀
必割四顧而無全牛振鬣長鳴一洗而空凡馬蜚聲雋
軌策足榮塗既疇別駕之庸適簡凝旒之聽以煩駿望

出剖菟符天台四明繼顓登陸之勝扶風馮翊蔚為輔
郡之優重勞制閫之保釐仍借皇華之咨度戈船不試
環瀚海以無波絲轡載馳布陽春而有脚民功甚偉物
望采高自葉流根京師蒙九里之潤匪朝伊夕刺史即
三公之除某鹿鹿一科魚魚百拙乍違選甯冒求試於
邑灘所學農書懜未傳於縣譜自知甚審可笑不量幸
天惠於仁侯將日依於德庇三沐欣投於足下萬間真
見於眼前抑惟保障乎願奉行簡子之政聊欲絃歌耳

敢妄希元亮之高

通霄都徐宰啟

鳴子賤之琴剽先聲而起敬祭孫賓之竈徼後福以知
歸大夫賢者之鼎來小子斐然而申問恭惟某官世濟
其美父教之忠金莖承露之高離風塵而獨潔玉斧脩
月之巧肖天秀以成章由拾芥以取青洊泛蓮而依綠
依流平進謂當觀翻藥之階取勢斜飛亦宜校吹藜之
館胡為雞肋又枉牛刀公不鄙夷子男之邦民可屬餐

父母之惠與人交口以稱慶和氣有脚而先驅若旱望
雲以日為歲某冒茲供簿昉此綬章低頭枳棘之棲着
儒冠而羞甚側耳松桂之詠傳仙舄之跼然適邂逅於
依歸孰畀矜於幸會亟承記室仰候浮關自今短主簿
之不才則從其長寔恃新令尹之易事無斁於人

通崇仁舒宰啟

仰名山柯斧之高無絲掃舍撫窮巷席門之陋有幸受
屢將拜下於飛鳧敢恭先於疊壘恭惟某官懷才膚敏

執德靖共廩焉喬木之故家展也盤根之利器為柱下
史遺直尚想於祖風讀舂陵行能仕定遵於父教僉曰
舊羶之當復胡然故笏之未求蠖由屈以求伸鳳升高
而自下暫紆墨綬來撫黃洲雖子男之職徒勞大為斂
惠然父母之邦何幸得遂依仁歡然小邑之寡民樂只
大夫之賢者所憂斗郡尚費刃游縣罄之室相望數畧
之池已竭好出袖間之手為寬眼下之瘡逆知妙解於
金牛更請疾驅於都騎某甫遲齊戍屢共戎談欲緣孺

子以納交恰際家君之作宰居是邦也適我願兮奚爲
於丘之門將有大厦萬間之托未至於偃之室恨無清
水一盃之規

通崇仁舒宰啟

是邦大夫之來不遠千里諸侯寓公之託願受一廛近
只行旌斐然削牘恭惟某官世濟其美族大而才芝蘭
玉樹之佳梧竹瑤環之秀僉曰公侯之必復胡然州縣
之徒勞萬斛龍驤乃依流而平進九霄鵬翮顧取勢以

斜飛纔畢素冠復紆墨綬家傳清白定知馬骨之高政
拙催科共徯繭絲之緩母憚六月之暑來尉一雷之恩
第恐壘追不俟符合某方遲齊戍屢接戎談已知兒稱
其家莫非父教之仕昔有生子如仲謀之歎今哦有客
依劉表之詩平生所願識魯山獲脩桑敬公事未嘗至
偃室惟假棠陰

通應經畧純之啟

丹詔起家碧幢分閫直河洛圖書之邃天不違顏殿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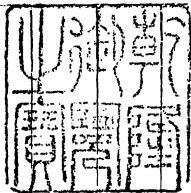
禹軍府之雄春來有脚先聲動悟衆望昭蘇自李唐至
於本朝惟廣帥重於它鎮况邊方多事宜却顧於本根
而天下一身本相關於動息苟泄邇而忘遠或重北而
輕南變必伏於所偏慮盍先於未著贛民走利聚則寇
攘徭俗喜爭饑而挽裂最是配隸克頑之卒散諸山谷
荒翳之區攫金晝行探丸夜動凜包藏之叵測恬護養
以謂何至於官竊而饗吏強而黥所養非所用兵豢逸
以成驕敢怒不敢言民茹冤而何籲設有風塵之警忍

為豪傑之資青齊出師使不作盧循道覆之慮蕭牆生
敵又何暇季氏顓臾之謀我儀圖之誰與領此恭惟某
官肝膽一劒精神五兵載華嶽繫星辰聖之任者噓海
岱出雲雨邦之桀兮某無緣讀書不習為吏饑來驅我
謾思嚙嚼於斗升拙亦宜然敢望躋攀於分寸茲投畀
箠楚塵埃之底將疇依帡幪風雨之休栖栖法曹足下
儻容於三沐潭潭公府眼前真見於萬間

通沈提幹啟

對敷新命贊畫崇臺君遣使之皇皇莫重綉衣之寄筵
得賓而秩秩預知丹筆之平行李鼎來遐萌胥賀伏惟
某官才猷孔碩文獻甚都垂玉衡於清秋孤騫物表挹
金莖之寒露迴絕風塵仕而學以俱優官所居而隨治
笑渠泛幕有裨坐嘯之高松桂讀書益廣弦歌之愛合
入依於日轂猶出佐於星輅何敬非刑惟明克允吏屈
聽訟之力聞王文公記處學之辭民蒙珥筆之聲見黃
太史賦江西之語汜憲條之清簡俟使介之仁賢拄笏

春容聊寄風騷於翠玉影纓凌厲行催步武之丹青某
學不踰人饑來驅我出朱入墨只堪祭竈之平泛綠依
紅大似代庖之僭行且返屠羊之肆然近依統鵲之枝
倘疾其驅獲快披雲之覩尚終所誨俾聞捲霧之譚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漁野類稿卷三

四

詳校官庶吉士

臣瑚圖禮

主事

臣

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

臣沈

霽

謄錄監生

臣

張大同

欽定四庫全書

漁墅類稿卷三

宋 陳元晉 撰

啟

賀節齋除漕啟

恭審申拜宸綸晉持華節含香高選未盡酌撫字之勞
飛粟都畿復有藉澄清之治昔三輔咸推善政今輿情
可卜歡傳施及肖翹躍然欣抃恭惟某官英資霜潔粹
質春舒明允篤誠備元凱之令聞慈祥宜弟有卓魯之

賢風顧惟大雅之不羣蓋自教忠之有本早騰虎榜殆
多韋布之勤修並秀棣華率洗膏粱之娛習卓爾典則
標于本支宜夾輔以居中奚詳試于更任第較扶風之
分守粵由嘉定而建今求昔循良罕可擬數貪黷深嗟
于漁取變更或甚于絲棼更有摸稜受成刻木未有獨
運于方寸初無借助于毫絲孚人心于不言成雅化于
無跡瘠區衍裕弊端扶疏律已冰清私帑時聞捐散接
人春煦公庭不廢將迎至于旌表里社之賢彰施俎豆

之事綺寮絢其水立傑閣費而雲齊役匪勞民成自不
日過者誇詫頌聲上騰比于考最之登已擬乘輅之寄
人侯峻陟若早望霓帝渥遽加班恩浹日既倚重以董
瑤籍復示崇而參憲曹護屬樞庭眷隆密近寓直邃宇
式表清華允極褒崇乃勞澄察備詣州縣斷無期會之
煎熬稔識賓寮自弗賢否之倒置竦欣善類頓警鄙夫
彈冠喜動于金蘭傷弓驚落其七筋佇使屬部化為肅
才自然澤被于八州抑見訟消于兩路號福星而救彫

弊甦活疲民調元化而致雍熙行歸穆繹某獨學友古
分甘背時投誠君子之門似人是喜抗塵流俗之列吠
雪何多然金雖百煉不改其剛而根到九泉豈逾斯直
已安寥寂定不依阿惟竦聞英蕩之除如蟄動泥蟠之
下慨陳嘉語為薦頌言曾受滕塵又見新榮于際會嘗
留烏幕或旌舊筆于評談

賀趙大使尚書啟

命陟文昌班高武部淮清海晏既寬旰食之憂業廣功

崇獨長夏官之職五兵托重千里折衝恭惟某官才氣
軼羣聲華照世久當方面凜然草木之威名簡在上心
展也棟梁之才具蠢茲羣類忘我厚恩所守匪親化為
豺狼輒興亂略無禮於君逐如鳥雀孰濟時艱惟斷乃
成夾邦由哲甲可乙否獨贊決於九重卯命辰行乃盡
護於諸將屈茲羣武殲厥渠魁烝徒出關艦之奇氣吞
魏衆勇士助臨衝之勢力拔崇墉迄成不世之勲坐弭
積年之患尚書天之喉舌實總事機祈父王之爪牙正

專戎務亟升星履就賁參旗是開大任之權輿未足小
酬於勞効牙幢葦纛崇入覲於嚴宸衮衣繡裳佇均班
於揆路某欣聞除日倍激歡顏功著維城未訖呂溫江
夏之贊謀推督戰擬作韓愈淮西之碑

賀高中書帥湖南啟

一札疏榮十連作牧清都延閣仰文昌八座之尊葦纛
牙幢鎮洞庭九州之大前茅戾只全楚歡然恭惟某官
識貫千秋眼空四海聰明精銳淨冰雪而走雷霆翰墨

詞章引星辰而決河漢伯仲無慚於伊呂廟堂宜集於
夔龍顧安十年抱節之貞不羨羣飛刺天之銳兵交蜀
道公獨効睢陽之守城名列漢庭人莫識平原之何狀
趣登郎省借重使軺遙遙螭坳載筆之班亟展鳳閣演
綸之手丞相之督軍事方思遠撫於中原舍人之贊兵
機欲績武功於采石籌帷決勝黼宸簡知鼎來暮召之
音復長春卿之位能典朕禮殫日月獻納之忠其代予
言助風雷鼓舞之令復以禮樂詩書之選任茲蕃宣屏

翰之權先聲所臨衆望惟允長沙萬五千戶已多襦袴
之謠祝融七十二峯頓增巖石之重著忠甲令作輔辰
堦某鹿鹿儒酸狙狙志苦早參諸老妄有意於驅馳晚
識少公辱過為之題品一寒為累萬卷不神竭來佐牧
之罔功自信投閑之乃分會且歸矣尚牽燕語之留止
或尼之偶玷烏羅之致疇昔切登門之願廼今叨巢幙
之榮然法有隨司之文恐例當解職以去尚欲下望塵
之拜庶幾愜為御之懷冀北之野無留良何幸獲逢乎

清鑒湖南之門不輕接自憐伏處之無奇

賀真舍人啟

德秀

恭審課最州麾命分帥鉞四郊多壘根本繫大江之西
十國為連蕃屏倚真儒之重高牙戾止交口欣然矧平
生翹首于龍門不自意庇身于燕厦其為獨喜尤倍羣
瞻恭惟某官氣塞兩間名高九牧立朝大節蓋已羞英
俊之並遊學道夙心誠以安社稷而為悅曩敵情之巨
測紛肉食之偷安誰念春秋大一統之經獨主漢賊不

兩立之義好辯者豈予得已不知者謂我何求遠猷竟
格于羣言遺患乃至于今日沒黯不去必寢淮南之謀
吐蕃既來始驗柳渾之識薦外庸之揚歷多行事之著
明青社活人愛民即所以體國潢池平盜應變寧減于
守文合入贊于帷籌尚屈臨于閭制十州將吏聽鼓角
以趨風千里湖山望旌麾而吐氣然當世之憂未艾而
吾黨之望焉依代不數人是應任天下之重天若祐宋
寧不速我公之歸某副墨寒儒勾朱冗役生無它嗜惟

有強附善類之心事與願違獨抱未見君子之嘆悵一
官之似縛思萬物以皆塵幸元戎十乘之來與屬吏一
人之數顧受容之伊始非修敬之敢稽亦聆大府約束
之新不責小夫竿牘之末急求民隱皆許言陳因欲殫
千慮之愚故少緩尺箋之敬假一事至滕閣安得奮飛
持辦香為南豐滿蘄與潔

賀董正言居誼啟

錫命龍墀拾遺騎省曉趨丹陛風生對仗之諫書夜想

玉珂露奏禁垣之封事縉紳倚重廟社增榮惟解絃更
化以來已三年矣在當宁求言之切如一日然不勝衆
目之睽睽未見匪躬之蹇蹇誰如朝鳳大似寒蟬國勢
莫尊間者羣妖之舞夜人材寢落蕭然萬卉之經秋由
元氣之未充故沈疴之難起必有正色弼違之士乃揚
犯顏敢諫之聲誰者易堯君其重趙恭惟某官積中德
粹方外義剛學廣聞多漢純儒之素業氣和節勁晉良
吏之高風久州縣之斜飛合雲霄之直上人方奔速化

之徑作夢清都公獨崇難進之風請行炎嶺無心物競
有欲王留朝廷已知弱翁相國果追韓信鼓司左闕簿
主曲臺卷天祿吞石渠讀異書於未見刻玉板藏金匱
成信史於不刊居無何揚歷之新遽如許騫騰之速將
降天之大任豈累日於小官芝檢庭揚蒲規地峻可速
則速當今捨我誰哉當言必言以時考之可矣彼謂聖
朝無闕事匪說攸聞吾知天子有諍臣如尊有勇上有
惟木從繩之美下無以水投石之難慷慨引裾從容補

衮使君子有所恃小人有所畏母愛乎言將諫官得以
言宰相得以行不負所學某辱知惟舊別德方新俶聞
除目之頒倍激歡顏之動斐然贊喜持此願忠動風采
於朝端敢効君謨功名之祝伸辭說於闕下佇占陽城
骨鯁之言

謝陳工部特薦啟

太守不可私干偶辱教知之厚短簿能令公喜遽如論
薦之榮輒牽懷惠之情敬布歸恩之悃伏念某性徒是

古學不前人尋墜緒之茫茫耽書成癖踵常途之役役
嗜事尤癡萬間忻庇於歡顏一見遂蒙於俛視俯念互
鄉之潔俾陪丈席之趨坐程子之春風挹濂溪之霽月
幸獲觀道德於前後奚敢計班資之崇卑仁者達人更
欲掖孤寒之進喜而溢美乃驟加題品之言載味袞袞
殆深帛煖然而俗吏簿書之瑣瑣曾無曉暢之能小夫
竿牘之平平何堪撰述之選誰欺鑒裁忽誤吹噓顧推
薦之甚慙撫疎庸而增惕茲蓋伏遇某官天之君子王

之蓋臣豪踞上牀意獨行於湖海禮勤下榻士願附於
門牆方為夾袋之儲不鄙縫掖之賤小草素存於遠志
甚愜初心朽株弗奪於先容是繇定力故令弱植亦累
明揚某敢不力尊所聞求識其大其行已若有愧於道
何以文為雖無報而不辱其門請從今始

謝張漕舉文華科啟

績文自樂何能織雲錦之裳飛剡過褒駭忽被春秋之
褒澹無言於桃李欵下采於非葑所謂異知合申私謝

伏念某耽書成癖嗜古作妍結柳送窮仍覺語言之無
味剖瓜乞巧不堪豪傑之詭呈空懷韓愈之大慚誰識
孟嘉之小異猥辱誦於百寮之上句豈真佳借賞音于
一顧之餘價俄可倍居然穿縞之末成此合尖之圖既
已使小人之屬饜猶獨出大鈞之塊北慨然科薦辱以
名聞非筆扛百斛之龍文曷名雄健非學探九淵之驪
頤奚有本原何者妄庸得此褒拂雖云畫餅曾無益於
饑腸如入寶山亦不至於素手方倚品題之重勉留久

遠之名茲蓋伏遇某官學問橫渠之傳宦游濂溪之舊
言語妙天下合置之白玉之堂財用濟中興姑攬彼青
絲之轡不以已長而絕物每思國計以儲才凡平時夾
袋之藏皆異日翹材之選遂容翫散亦預吹噓某敢不
益新未能立乎其大去陳言誇末俗肯自弊於精神有
餘力則學文當反思於忠信

謝留經略辟增城丞啟

妄意南轅竟入需頭之奏委身壯道俛從摘尾之書人

言再轉之無奇自喜一陶之有望恩勤委曲感激輪囷
如僕妄庸荷公知愛雖他材之苦短徒此念之好修義
有當從亦曰放麋之弗忍人誰無怒不知及蟹之何辜
豈今吾非復故吾故知我轉而罪我喧喧多口甚太行
艷瀕之可驚耿耿寸心對后土皇天而無愧不疑之金
既出相如之璧偶全翻思與石關兮差似得水活爾可
仕可止已無它妄想之心不進不休乃勇出相援之手
羅致河陽之幕吹揚閭闔之牋謂泛水而依芙蓉非汝

所及若循除而哦松竹乃分之宜假此棲遲與之料理
期後五日必授圮下之書獨有二天果隸冀州之部念
幸會蚤緣之巧殆胚胎成就之機載惟蟣虱之微官安
得蚍蜉之寸援有巨眼為之鑒裁將終身恃以躋攀儻
令著主之衣裳未免扣人之門戶以此謂之知己恐亦
難乎許身重念么微既蒙採錄若為稱塞惟國士遇之
國士報之迄用生成則執事事也執事責也矧久矣弟
子趨承之日而惕然父母喜懼之年力足為勇足施幸

事機之適至月斯征歲斯邁恐召璽之鼎來早借齒牙
之言庶全頂踵之賜因輸謝悃併寫願私恭惟某官明
允而篤誠精微而廣大納納容人之量靡汚疾之或遺
孳孳貪賢之心猶饑渴之不厭凡今日西賓之列皆他
時東閣之儲親故疇依所期祐甫之相寮屬何待要附
晉公之登是應蹠蹠之蹤有累塊坱之造嘗見我有此
容否自愧所蒙願從事子他日兮有言斯瀆

回程虎卿勞還啟

輕違芝宇久作桂炊白雪陽春良渴啟予之論碧雲日
暮能無知我之心惠然華袞之褒厚甚綈袍之戀共惟
程君足下詩書門戶文字生涯騰茂蜚英合是離塵之
鶚隨羣逐隊猶為泛水之鳧第慚倚玉之蒹葭廼獲托
根于桃李春風步履夜雨對牀相期堅道德之初心不
但較文章之小技每慙俗薄無復友端於當面對面之
間有翻手覆手之異反眼若不相識爭說耳餘沒齒而
無怨言安得管鮑古人往矣夫子勉哉偶不同蘭菊之

時正欲耐松栢之節以劉蕢而未第我輩何顏如雍齒
而且侯吾屬奚患公當後發而先至事固小屈而大伸
致身甲乙之科着力丙丁之部某一科不補五技而窮
射策無竒尾僅容于附驥讀律有醜足大類于畫蛇何
取拾青乃勤尺素想捧檄為吾親而喜故寄書見故人
之情惟感悚之萬千莫敷宣于四六鬱乎衷曲儲以面
陳

回張司法啟

鄉社差池悵未識紫芝之宇官曹邂逅幸相逢黃木之灣欣一面之有期被雙鱗而起敬恭惟某官琮璜溫潤韶濩深醇才華四十年藉甚諸公之譽扶搖九萬里胡然一第之遲合儕衮衮臺省之登顧屑栖栖曹掾之役羊城地大犴獄事叢明啟刑書端欲助畫衣之化不有君子疇能持丹筆之平斟量青災肆赦之文濶畧枉後惠文之議以六經而濟三尺吾道非耶總七畧而較羣書先生升矣某魚魚再轉鹿鹿一寒自知芸人舍已之

非敢冀異事同寮之庇偶然聚首真成虎鼠之同宮幸
甚得朋豈止龜魚之蔭及於所厚者能勿誨乎論江西
共派之詩願相從於閒暇侈河南同官之記儻有幸以
牽聯

回鄭司法啟

簿領卑栖暫攝承於臺幙參軍俊逸行望拜於車塵以
平生切景仰之懷而一旦有趨承之會或者念草木之
味許其托桃李之根宜亟修辭反先枉教恭惟某官胸蟠

萬古筆落九天絳帳諸生多雲霄之直上丹墀一第獨
州縣之徒勞豈耻隨衮衮之登故寧作棲棲之掾民曰
太守君之故人川泳雲飛想主賓之胥樂春生秋殺知
田里之無冤騎氣鼎來虎城相慶以六經而濟三尺吾
道非耶輯七畧以總羣書先生升矣某短檠有味矮屋
無營泛綠依紅自覺代庖之僭出朱入墨只堪祭竈之
卑行求反於枳棲幸及瞻於芝宇苟陳聚會倘同氣之
相求鄭杜襟期願異書之可見

回交代楊鹽幹啟

越俎非才懷哉解去盍簪有喜賢者鼎來論材方愧于
盧前執訊更慙于孟後巫裁忍削敬肅先驅恭惟某官
蘭茁其茅槐根之並詩書澡雪夫襦袴植立自高文章
縑藉于琮璜蘊藏尤粹頃者鳴琴之課最紛其推轂之
味言閑歲月于素冠既終禮制蘭雲霄之華轂乃展英
猷不鄙飛鳶跼跼之州來作振鷺雖雖之客熬波出素
古資邦計之饒泛水依紅今倚賓筵之重暫幙中之羅

致佇海上之扶搖某再轉而南一寒所迫陪油幢之談
笑假齟齬之攝承既竭吾才此非子坐固久夢陶園之
菊行將及齊戍之人願疾其驅一見乃去偶成聚會獲
盡窺兄弟之二難強附交承儻許托子孫之百世

回范宰午之謝修橋啟

范以酒課之
美爲橋費

鄭子產輿梁之成人不病於涉矣蘇司業酒錢之與力
何有於我哉鼎來摘藻之詞益重負芒之愧竊以編竹
活蟻前輩有大陰功架木排龍長者號殊勝事況有學

道愛人之志能推博施濟衆之仁不吝方兄無錙銖之
自利雖非巧婦造餽餼以奚難公雖不有其功民則知
恩之自令尹清矣輿人誦之恭惟某官雅量鎮浮宏才
利涉相如之家蜀郡莫窺題柱之心期萊公之令巴東
已聳橫舟之物望民溺負納溝之恥錢流絕潤屋之私
確然精衛填海之誠倏爾烏鵲成橋之巧使黔首蒙被
無窮之利而題額牽聯不肖之名不傷財不害民汔可
集事若濟川若作醴信是當才某不成報章更幾終惠

剖竹而作修綆庶無風雨之漂搖貫鐵而爲連環亦免
波濤之震撼雖一日之居必葺庶十年之計可成

回石知縣啟

共飲玻璃江偶同王事贈我錦繡段載篤交情先施仰
佩於謙鳴不敏祇增於震悚恭惟某官糜瓊果腹珮璐
潤身豈無他人誰似韶華之秀所謂故國豈非喬木之
存盍生風臺閣之聯乃讀書山水之縣似聞三異已見
一同百里驥足之淹暫武城之寄徑千仞鳳輝之覽佇

文石之來儀某祭竈甚安代庖何味三年苟免逝將下
吳會之輕舟兩地相望安得共江東之罇酒

回高安趙知縣啟

榮分蒲璧出宰花封君子絃歌素篤小人之愛田翁泥
飲知多新尹之誇賀上維殷積中多愧恭惟某官身端
行治實大聲宏讀三萬軸之牙籤本本洽聞之學奏五
十絃之錦瑟洋洋正始之音能大其官所居而治合結
周行之綬猶我漢令之冠遠想下車歡迎滿轍瞻言百

里乃隆準之子孫獨有二天慰高安之父老姑繞蟻封而試馬宣嫌牛鼎以烹鷄某逐祿枳棲贅員蓮泛近趨使斧謾供竿牘於小夫誰誤聽衡謂列輅車之上佐告者過也拜而受之然因貽翰之鬱然所願定交於賢者木李之報瓊玖期以方來金薤之垂琳琅榮於藏去

回林縣尉啟

越俎終更已問征夫之前路抗旌未至暫爲君子之同寮倘一識以爲榮合三熏而起敬恭惟某官乘珠照夜

衡玉懸秋春太祿卷石渠胸次負涵之至厚謝朝華啟
夕秀筆端舒發之多奇自題十佛之姓名合展三神之
步武暫學南昌之隱且昌東野之詩彩棒此來綠林斯
靖花村之無犬吠是即民庸雲路之觀鵬翔必遄王覲
某及瓜而代束擔即行不願萬戶侯雖恨識風流之晚
何時一樽酒猶能從文字之盟

回史貢元啟

敲門有客燦然銜袖之文索居無朋幸甚盍簪之喜獲

親三益仍佩一謙恭惟某官古貌古心清門清德濯蜀
江之錦巧肖淵雲繫湘水之舟神交屈賈夷猶絳帳盤
礴鈴齋應無彈鋏之歌漫續登樓之賦白壁胡爲而投
暗黃金顧忍於擲虛朋來不亦樂乎僕未見可師者言
浮物也力瀆大川三百之源予何人哉豈墮污瀆尋常
之趣某本乏擢胃鉢心之作虛得揚箕挹斗之名借聽
於聾此言何爲至我不技而養所有還以贈君

欽定四庫全書

漁野類稿卷四

宋 陳元晉 撰

書

上曾知院書

丙申三月

三月吉日具位某齋沐再拜裁書獻於知院大相公先生比者勁旅窺邊蜀漢孔棘天子命重臣開督府俾得盡護諸將敵愾折衝三軍之氣既張三邊之勢益合而邊氛歛戾突騎北歸風塵日以漸清蓋視去冬表裏迫

蹙上下皇懼之時人情大不同矣夫敵至而懼敵去而舞此人情之大患也自古智者之傾敵常出師以撓之使其疲於奔命復歛師以避之使其怠於得意或既歸而覆出或一去而未遽來彼將玩之以為常易之以為不足憂習而安焉安而利焉銷磨日月而無一日之經理也剝弊財力而無一事之堅牢也而我之運其謀者日深蓄其力者益壯一旦長驅大舉而彼乃無一可以支倉卒者則我可以得志矣敵之愚我計必出此而朝

野之間便晏然以為無事輶車遣而元戎歸羽檄稀而歌頌起勢有必至患有必然此某所以痛心扼腕而不能自己於言也某伏念前年之夏知院大參相公先生拜樞庭之命某嘗執贄旅進於多士之後辱顧問而撫存之似未忘登門之舊咸知圖報每欲效愛助之私如周人之於仲山甫者而厥路無繇今者越在千五百里之外誠有不恤緯之憂以為非知院大參相公之憂深思遠以天下為己任者將誰與語此輒吐其愚為二說

以獻之材館其一曰嚴上流之備其二曰審防江之勢
夫立國於東南恃長江以為重其來尚矣荆蜀上流苟
有阻絕則江南不能以奠枕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使魏
人臨江望洋自謂武騎千羣無所用之則孫氏之立國
於吳不可謂非長江之重而曹公一破荊州則亟遣周
瑜逆挫其鋒劉備一牧荊州則令諸葛瑾從備求助而
又躬擐甲胄與魯肅呂蒙陸遜輩數十年間間關死鬪
卒得荊州而魏不能南蜀不能東者以上流之脉絡實

通也及其衰也羊祜為晉畫策謂必藉上流勢若引梁
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
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是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
也卒之王濬唐彬胡奮王戎輩長驅席卷順流而下悉
如拊策而吳不能國矣曩歲敵人南侵先犯蜀次犯襄
陽終犯光黃識者固甚慮之幸得棄去苟覆出熟路必
重吾上流之憂昨者蜀道多梗襄漢交急而朝廷特簡
元臣付以重任蓋知上流之勢急矣而敵破關隘驟入

興汚繼經金洋取疾走襄郢隨復之郊飄忽震蕩雖若可畏而倏去若非有據要會控上流觀變闔機遠撫長駕之略蓋亦天誘其衷幸其出此然幸不可以數得而敵國不可以形覘天時向熱敵當北去固無他慮然敵人之多謀也變詐百出去來無常拊取之於疲憊之餘故暫至而不留薄取而無厚望正所以怠我而使不彼虞且將翫之以為常而不復為意外之防也今之短識幸安者必曰敵之破蜀而不留蜀也犯襄陽而無意於

襄漢也其志在剽掠耳夫苟其志止此則取道於淮南
下為捷顧乃自蜀而入漢也耶由是觀之敵之詭謀姦
計可以見矣彼知夫上流喉衿之地蓋彼之所垂涎而
我之所必爭也其意若曰志未可以逞而漏其機則我
之爭也必力心欲進而示之退則我之備之者必懈故
前年之入蜀漢也剽掠而止耳今年之入蜀漢也亦剽
掠而止耳使吾翫之為常而不疑其謀而吾所以料之
者果曰敵之志不在大也其由蜀而漢亦不過就熟路

耳是真翫之以為常而不疑其謀矣上下恬嬉而無痛
定懲創之圖邊徼閑踈而不為堅悍不可動之計墮軍
實而長寇讎其必自此始矣敵之謀日熟吾之隙日露
一旦復由故道取蜀趨漢而吾之謀者必又曰敵所至
不過如前日剽掠耳萬一敵既入蜀略地四出命將以
據要衝分衆東下徑犯襄漢而擁重兵以規久駐憑上
流建瓴之勢以撼吾下合兩淮犄角之兵以闔前其所
為謀皆出吾之所不料則上下俱危表裏交急乃追悔

於墮敵人之計中則亦無及矣然則思天幸之不可常
念敵情之不可測委任沈鷺有謀之將帥分畫險阨當
守之地分葺理藩籬綢繆牖戶鳩亡起懦培薄塞虛使
皆有以支緩急耐鬪逐而又在廷在邊并力一心如救
頭燃如塞舟漏如敵至之無日而月會歲計事事物物
必要其成必惟其實其庸可緩乎夫使上流之勢屹然
長城萬里之固則敵之所以窺伺我者其謀可寢所以
嘗試我者其姦可破夫是之謂嚴上流之備督府之開

實在九江豈非鑒於往事而以防江為急耶夫畫江而
守固若常說而亦非易事亦嘗妄論守江之三策矣精
兵驍將背水迎敵有以挫敵人之銳而張吾軍之膽使
彼不得飲馬江湄而我若可以摧鋒拒敵如苻堅之掃
境入寇也梁益既非我有襄沔復為所破使堅順流而
下晉將支吾不給而擁衆泚水顧將投馬箠以渡江謝
安固已逆輕之矣從容不迫使劉牢之以北府精兵迎
擊於前而謝玄以重兵殿其後一鼓之餘堅以敗走而

江北無戎馬之腥此策之上者也不能刼敵於江北而使之垂涎江澚則當擺布戰艦狎弄波濤以寡為衆以奇為正旌旗金鼓氣色精明使臨江浩歎有莫敢南視之意若其冒然一來則設伏出奇乘風縱燎飛礮揚灰橫截中流必不容其跬步進如揚林之戰臨水而陣李顯忠分布戈船以其一泊於中流而匿其二於蘆洲待其麾衆渡江則健艚並進勁弩交發而港中所匿戈船出斷其後奪其二十餘艘焚其巨艦又令戰艦踏車掀

舞於湍流駭浪中舳艫相啣逆折上下北人憑壘觀之
莫不喪氣勢窮計迫卒不獲逞此策之中者也苟恃大
江一水之隔而但於江南宿師列戍以為之防則必不
能於江中沮敵人之進而使之得以及江岸吾恐長江
之險我與敵共敵既得險皆有必死之志而吾江上之
師貪生內顧勢不足以支矣如建炎之禍杜充之兵投
戈委地不戰而潰則是縱敵及岸之失也甚者開禧防
江交植鹿角羅絡江岸幾同兒戲不知使彼得涉江流

次江岸則此不過一炬頃刻之煙焰耳此策之下者也
故江北之河口一當守也江中諸洲二當守也江之南
諸岸口三當守也江北之口不能守則敵船得以出江
矣江中之諸洲不能守則敵船得近岸矣銳兵強弩築
堡立寨使有以拒敵摧鋒所以守江北之河口也密布
戰艦多設伏兵使敵雖出江而不能及岸所以守江中
之洲渚也若江南則不過分列兵屯多備舟楫以俟濟
師得便則進如斯而已矣今上流之勢既紓江面之警

亦遠政當募江湖之驍捷以補舟師之闕程工閑暇以修戰艦之備而又措置江北之河口某所可以築城堡某所可以置水寨以遏其入江之路營度江中之洲渚某地可以出奇某地可以設伏以沮其絕江之謀大要使一旦倉卒不徒塊守江面必於江北之河口江中之洲渚應酬無乏倘淮襄有警得以盡銳向敵而無復返顧却慮岌岌於有江面之憂而分其力奪其氣則內外之畫定表裏之勢堅而後取勝之形具矣不然則邊遽

戒嚴外方應接之不暇內則怵惕而自危事出倉卒則
不過牙璋四出號召郡國不教之卒糾集田野烏合之
衆坐糜粟於長江以南謂之防江警報日遠則散遣解
弛又復置之於度外則是自開禧以來至於今日之痼
病前後同一證候也謀國者烏可不知改圖哉夫是之
謂審防江之勢夫上流之備既嚴則江鄂建潤之間可
以安枕而上下無俱危之憂防江之策既密則蘄黃揚
楚之間雖有警報而表裏無交急之勢其利害甚明而

易見也夫兎過發矢固不及事亡羊補牢猶可為後圖是區區憂國之小忠也不然以書生之迂闊小吏之疎遠而僭言當世之事是真不自量矣古之謀人固有深居沉思盤礴鬱積於中撫事會之未有處者而邂逅旁觀一語之近或觸其機中其會足以發其紆鬱未及之思而就其方來之功言固未易以人廢也惟籌之隙惟知院相公先生一過目焉萬一有可以發執事之思則某僭言之罪其庶可免乎不備

序

送袁明仲入京序

袁明仲擔簦過門若將遠役余揖而問之曰歲莫寒侵風饕雪虐子將安之明仲曰亮舊從編修右司謝先生遊今齒長矣而學不進負先生之教是懼亮將問津乎先生而上會稽探禹穴踰九嶷浮於沅湘盡覽名山大川之奇一浣心目之陋如司馬子長之所以遊者予曰學莫便乎近其人而取諸物者為粗子由於山見終南

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然猶必見歐陽公必見韓
太尉而後為盡天下之觀天子之都天下人物之所萃
子行矣問之在朝材優康濟中外倚重豈無號江左夷
吾者乎陳義秉禮姦邪知畏豈無能使淮南寢謀者乎
問之在野豈無負王佐才而獨酌新豐者乎豈無志在
王室而卧雪長安者乎苟得其人則介編修而往拜之
觀其道德之穹窿聽其言論之奇偉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其為學之益豈真口耳幾幾

之為得哉余將見子之垂索而往捆載而歸余不敢以
吳下阿蒙視子矣編修於予言莫逆試舉似焉明仲曰
諾

贈易數胡一鑒序

萬物在天地間往來屈伸消息乘除皆兩也一而不兩
則獨陽不陰天運息矣常夜不晝人事圯矣艮以止為
德而又曰時行則行不常止也以靜為體而又曰動而
不失其光明不專靜也胡一鑒為余以數起卦得艮之

四曰時止則止外體也時行則行內體也余曰不然有止則有行有靜則有動二者互為之用而後造化神山之凝重而雲興焉冬之閉藏而物始焉皆艮之義也顧行而合時措之宜動而得光明之道則行非妄行動非妄動矣行而宜動而順惟知止而能靜者見之不則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方寸亂矣眸子眊焉行則躓動則闕又誰咎哉一鑒曰吾乃今知連山首艮而受之震其至矣乎請書此以為贈

狀

申措置南安山前事宜狀

某照得南安林峒自嘉定間羅孟二李元礪等作過以至年來時作時止狼子野心委是難以保信某被命來此幸承招撫已定之後即出約束戒飭軍縣隅總安輯調娛惟欲安靜而互相讎殺瀕洞未已凡五七次已與之隨宜解釋然近者傳元一之警驟集三四千人幾致驚擾亟責縣官招誘傳元一出官且一面調兵前去南

安縣措置招捕其賊徒以傅元一既出無人為首且見
南安增戍不已方爾釋散此其措置關防勢不容緩須
至畫一開具項下一峒民作過非如他賊相擾能四
出為亂近則出至南安南康大庾諸邑遠則出至南雄
韶州管下纔有所得即便歸峒正如鼠狀不敢離穴雖
然不能為亂而常足以致亂如前此百丈平固之賊則
由黃十五之變窺見郡縣奔命之勞因為投隙抵巇之
舉區區謂當置一軍寨且以千人為率屯於諸峒出入

必由要衝之地專一教練防把伺其來則勦之彼必不敢輕犯彼若從他蹊旁出則我軍入闕其穴亦必不敢輕出聲勢既張姦謀自息所有置寨去處一面參酌士民公言踏逐緊切去處討置起造供申 一置寨軍兵不須別有調遣照得本司昨置大傳石龍兩寨正在峒中平坦之地古城一寨正在南安縣下始基於王金部湊終成於趙寺丞汝讜初申朝省行下寨官係本司辟差材武人寨兵不許承受差使不許調遣移戍專一在

寨教習事藝自立寨之後十年之間峒寇有所憚而不作只緣中間有失初意調三寨兵出防鹽子為賊所窺打破三寨而舒慶二黃十五之變相繼而作以此見得近峒處不可不為彈壓之備利害甚明今來三處舊寨未能頓復三寨兵額且闕其半見已一面招填取足外餘就本州禁軍吉州強勇軍瑞金武雄軍會昌強勇軍及諸縣土軍內酌量抽差更番屯戍一贛州禁軍額管若干人廂軍額管若干人今來共闕若干人所有見

在廂軍盡充廝役而壯城禁軍仍為諸廳占破幹官廳
有占至百十人者平時不識教閱緩急調遣不行今來
盡占前項廂禁軍缺額填刺雖足壯城廂軍並皆要及
等仗強壯人却發廂軍下諸官廳照合得人數外所有
禁軍並與押回各歸營壘免有役使得養息筋力日習
事藝若將來禁軍有缺額仍就壯城廂軍中揀選陞刺
庶幾更番山前可以倚仗 一贛州管下如寧都有城
舊為賊人巢穴處及南安峒中多有隨賊出草有過無

歸不齒於鄉里之人與夫單身鹽子被罪逃軍打把弓
手等人身手可用無所顧藉出入林峒伺隙喜亂誘脇
良民唱呼生事皆由此曹今來招填贛州廂監軍本司
三寨兵除刺子弟外仍榜下諸處許前項人並來應募
更不問所從來等第揀刺可以收羅田野拳勇生事之
夫而軍伍獲趨捷有用之卒實為兩便 一昨來陳寺
丞申請令會昌縣知縣以軍使禁銜欲招戍兵數百人
彈壓鹽子昨來本縣止招到一百餘人在縣屯戍今契

勘會昌雖是鹽子路頭然千百為羣皆從鄉落往來間
有警急此百人者安坐縣中救援無及且彼衆我寡未
見其足為損益除已別商議措置鹽子一項外今欲抽
差上件軍分前來山前更換移不用之兵於有用之地
委合事宜從今任王鼎年滿後所有會昌軍使免令知
縣繫銜 一南安峒中前是赤水疔袍之民憑負險阻
怙終喜亂然非六保水路諸峒之人與之附和亦不敢
輕有動作訪聞六保水路峒丁多欲安靖以保家室各

家以栽種薑蕕為生前日傳元一之徒迫脅六保之人拔其薑蕕強之從亂而不肯從亦見其間非必盡無忌憚如隅總等人實為官司臂指雖未必盡皆忠實要亦自有知義自愛家溫有顧惜者官司平時以恩意固結有事以賞罰激勸則峒中動息纖悉可聞或使之彈壓不肖調娛間隙或使之攜間賊徒捕斬克渠悅以使之必可得力已行禮請有家資識道理者前來本司諭以德意及行下根刷諸峒隅總姓名各與換給新帖責令專

一督察姦邪彈壓鄉保凡有峒丁生事萌芽之初便仰先將姓名具申一面解散如或不悛即仰便宜結約毘近隅官都保將生事人捕解或有拒捍許令從長區處如功狀顯著並當厚加犒賞或申朝廷補授官資元有官資別與陞轉一近年峒民習見官司招安之利偶有爭鬪因至讎殺犯罪難逃便欲出關集衆出草生事然行關揭旗或取其鄉有讎之家或捉押愚蠢單獨之夫出名為首迫脅起事其用心以為官司若欲窮捕則

禍歸主首之人若欲招安則可推出以嘗試官府而其
中實專進止實行關集之賊遂可免禍得利今來榜下
諸峒苟有仍前生事之風仰鄰近諸隅密切速具首謀
寫關行關人姓名飛申官司勦捕須要獲的實首謀等
人方與休息或徒黨鄰近隅總能用計捕解能自斬戮
前來斷與厚賞補官定不容妄攤假名為首人出官指
掩以圖休息庶幾有以破姦克之謀絕希覬之念 右
措置關防固當隨時酬應而大槩須從此數者為先除

已一面施行外謹具申尚書省樞密院伏乞指揮劄下
以憑遵守

申省措置峒寇狀

恭準省劄備奉聖旨令某將帶提刑司職事時暫前來
吉州任責措置討捕湖南鄱縣殘破吉州永新安福兩
縣賊徒務在目下勦蕩淨盡除已尊稟回申外照對鄱
寇發作只因縣令陳秉義者科歛苛刻致失人心姦民
喜亂遂借斷治划船不平事為名開集徒黨越境刼掠

亦有無行止士人從而教揉作為詩賦遍貼鼓惑凶暴隨之其徒日衆吉州兵少應援不及永新安福被其禍當來湖南若因其出峒早作措置以殲其後亦不至猖獗如此本司以吉州一壁係屬帥司調遣深恐相去遼絕不能及事聞警之初亟調本司所有三寨任田等處軍兵委將官黃正已趙雄前去策應其間事宜亦節次具申朝省今來張總管之兵既至雖勦逐得捷而其徒或出或沒又有睥睨龍泉太和等處日有急報南安諸

峒自向來招撫後峒丁讎殺時有嘯聚至五七次近者
傳元一一項聚至數千人幾至出草本司亟行撫定幸
方安靜而又許應二彭三五者為見鄴寇猖獗多得財
物婦女回峒乃謀結連通同劫掠公然行闕作寇許以
虎彭勢彪出名開集諸峒不逞之人至四五百人分頭
劫掠今月初十日會於上猶城下徑取南康入贛縣界
聲言借路下吉州太和欲合鄴寇本司亟牒吉州張總
管照會仍取回本司所發黃正已趙雄兩項軍兵前向

太和扼斷賊人下吉州路以謀伐賊又牒南安縣權發
本司所調池司任將陳仲兩項軍兵急回南康攔截賊
人歸路却就贛州見存禁軍內揀選壯勇之人重立賞
格調遣衝擊其賊人志不得逞突至西水放火取小路
四散歸峒又復生計分頭從龍泉縣界謀犯吉州十四
日從羅家峒侵大小黃沙陽村等處又一火駐劄南康
管下逼近禾原本司即牒張總管分撥軍馬前去龍泉
防捕外其賊人姦謀叵測須合掃蕩擒戮渠魁俾來者

知所懲戒方保後來無事某雖以痼疾發作力丐祠廩
適有寇警已即具申尚書省樞密院自詭任責不敢以
賊遺君父今又准省劄行下令某移司任責措置斷準
省劄行下恐州縣無兵可用無財可支見調淮西招信
軍池司人馬及建寧府泉州左翼軍兵二千人付張總
管總轄且令諸司於見管錢內應副激賞供億之費仰
見廟謀深遠動合事宜某切有區區愚慮條具於後
一伏准聖旨令某移司吉州任責委合便宜區區之見

以為吉州之寇自外而作是皮膚之病也南安之寇自內而作乃腹心之憂也湖寇巢穴在於鄱縣越界劫掠若令湖南以重兵臨其巢穴賊人回顧惴不自安或既出而不可歸或已歸而不敢出却從本司調兵為犄角與之夾擊自可集事今南安之寇相繼而作乃在江西接連之路萌蘖之初尤當防遏不可使之燎原以賊人姦謀方窺吉州欲合鄱寇萬一遂其姦計則吉州愈難支吾上流郡邑必將震動以吉贛事勢緩急計之只當

且就贛州調遣措置為便向使無南安峒丁之變在某
當即日就道便為吉州置司之計今南安項洞方殷迫
近贛州在某當量緩急隨宜制變乃無失策見今已給
格勵隅總安輯諸峒以孤賊勢密設方畧必擒賊首庶
幾峒民安業不至相延而起外牒張總管提兵於永新
龍泉兩路嚴為防把以塞鄣寇來路却候朝廷所調諸
處大軍之來別具事宜討捕 一目今吉州兩縣既破
他邑皆為防禦之備財賦所入必虧兼以連年兵盜相

仍餽餉盡仰給於吉州委是事力空匱而贛之創殘未復賦稅失陷至仰榷酤以供助軍湏某到任痛加撙節半年所儲數日調發已覺素手兩郡並罹盜賊之禍決難應辦今准省劄令諸司以見管錢物那允支遣別與出豁但彼此司存渙散難一少有扞格便有乏興之患不若從朝廷劄下本路轉運司專一應副糧餉一事如激賞等用乞從朝廷科降銀會或指定州郡如袁州臨江軍無為州建昌軍等處截撥綱運錢數發下應副支

遣方免失事 一用兵之道賞行貴速激厲戰士及隅
總等人須得真命告身有功即與書填欲望朝廷科降
承信郎三道進武校尉進勇副尉各五道副尉各十道
在某決不敢以名器假人以布私恩候立功書填即行
具申未用者當置籍抄其實數申密院照會 一軍前
使喚非素知其人可以倚仗者實難委用欲望朝廷特
降指揮容某時暫選辟事已不敢援例

